二十年的流水帐

杨庆龙 1500012956 18310578500

我是杨庆龙，来自信息科学技术学院，今年22岁，来自云南省临沧市临翔区。目前家里的主要成员有3人，即父母和我。父亲现在在当地民营企业财务科工作，是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，多年前曾受痛风困扰，所以现在非常注意日常饮食并检查每日锻炼身体，以防痛风复发。母亲在当地医院办公室工作，多年前曾因工作压力大过大而饱受失眠困扰，还在某次应酬后患上急性胰腺炎。她在还清房贷后降职到收入较低但压力小很多的职位工作，现在身体状况良好，但并不喜欢锻炼身体，不可避免地日渐发胖。

如果还按照作业要求一项一项地回答问题，总感觉和笔录没有什么区别。所以我会按照时间顺序，把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事情写下来。按时间顺序写难免变成流水帐，还会夹杂一些无关紧要的内容，望谅解。

小学前

我于1996年7月出生在西南边陲小镇的一个普通家庭。父亲是物资局员工，母亲在当地医院办公室工作。在我读幼儿园之前，物资局解散，父亲失去了工作，但他找到了一份去缅甸监督甘蔗种植的工作，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他每年只在家里待几天。虽然一年见不到几次人，但家庭的经济状况也还算可以，没有遇到过很严重的财务危机。

父亲在外工作，自然大部分时间都由母亲负责我的家庭教育。母亲为人十分和善，家庭教育从不动手，而我也算是大人口中的乖孩子，除了坚决不练字之外，没有生过什么事。在上幼儿园之前，母亲上班的时候我被寄放在托儿所里。但母亲工作的医院离城有一段距离，所以我几乎总是托儿所第一个到的小朋友，也是最后一个走的小朋友。因为老师会表扬早到的小朋友，所以我对早到这件事情还可以接受，但每天放学的时候就很难受。我总是得在所有小朋友都回家很久之后才能回家，老师要打扫卫生，所以等妈妈的时候没有人陪我玩。我就每天坐在托儿所门口的小板凳上等母亲来接我，当时也不会像现在一样感到寂寞之类的，更多只是感觉时间过得好慢啊，想看大风车之类的。虽然当时每天和母亲接触的时间比较短，时不时也会有一些小矛盾，但总体来说那段时间可能是我和母亲之间关系最好的时期。也从那段时期开始，我有什么问题都喜欢问妈妈，并没有什么主见，专注于扮演一个乖宝宝。

上幼儿园之后，我依然是大人口中的乖孩子，除了吃饭慢之外毫无特点，也不会引起任何的关注。中班的时候，某天上音乐课，我突然有一个想法，万一我妈妈死了，我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。想到这里我就控制不住地哭了起来，老师问发生了什么，我就说我想我妈妈。家长会上老师还把这事儿给父母说了，母亲还嘲笑了我一番。大班的时候，小朋友A喜欢乱脱鞋，我就把他的鞋放到了墙根，之后，他找不到他的鞋了，其他小朋友向老师报告说是我偷的。我去墙根一看，发现鞋真没了，我也承认我动过他的鞋，但并没有带走他的鞋。但老师却说是我拿走的，其他小朋友也跟着起哄。我当时内心非常难受，母亲说她相信我，但最后还是只能买了双新鞋作为赔偿还给小朋友A。几天之后小朋友A的鞋找到了，但老师并没有告诉全班鞋找到了，依然默认是我拿了鞋。我对这件事情非常在意，这件事直接导致我对老师并不能完全信任。反之，因为母亲说她相信我，所以她在我内心中的地位飞速提高。

在这一整段时期里，父亲的存在感并不是很强，最多也就只是通个电话，过年带礼物回家的样子，也就谈不上父子关系的好坏了。我在这一时期主要的朋友只有院子里的哥哥姐姐们，但也仅限于小跟屁虫的角色，所以没有什么特别深刻的印象。

小学

上了小学，父亲也回国了，在一家民企做财务工作到现在，而母亲直到我读大学也没有改变过工作，这我在之后的内容里就不再赘述了。当时家里的经济状况能够刚好满足日常需求的样子，没有什么多余的闲钱给我花，我也没什么想买的，就养成了存钱的习惯。我还总是被隔壁阿姨嘲笑不会用钱，现在想想一个连计划都不会的小朋友要怎样学会合理用钱嘛，存钱总比买辣条吃坏肚子好。

二年级的时候家里买了电脑，虽然配置不咋地，但运行CS之类的游戏已经足够了。在低年级的时候我也沉迷过打游戏，也曾在家里打电脑通宵过。不过好在家里有电脑，所以不用为了上网跑到黑网吧，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。通宵了第一次自然就会有第二次、第三次，次数一多，自然也就会被爸妈发现，难免被父母痛批一顿。这也是父母和我的关系第一次出现危机。但是，不久之后我发现集换式卡片比电脑游戏更有意思，就不再花那么长时间玩游戏了，这次风波的影响也逐渐消失了。

在我四年级之前，我都没有怎么想过好好学习什么的，每天的生活就是应付作业，打牌，打游戏，成绩也不太好，数学还考过一次不及格。五六年级的时候要面对小考，而市里最好的中学突然决定不办初中了，这是我始料未及的。优质初中的名额突然变少，小升初的竞争一下子激烈了起来，身边的同学也都开始不打牌而转去学习了，我也就只能随大流好好学习。父母甚至还准备好了钱财用于打点关系，虽然最后并没有用上，但说实话，这件事让我对他们的信任又上升了一个等级。因为在我们那种边陲小镇，即使不读书，出路也有的是，但他们坚持让我读书，我真的非常感激我有这样开明的父母。

整个小学阶段，除了打电脑过火了一点外，我还是几乎扮演着一个乖孩子的角色。每天的生活只用按照父母给的计划走，也没有什么特别远大的理想，只想着早日退休，过上每天睡到自然醒的生活。总体来说，小学阶段父母把我保护得非常好，而我也理所当然地扮演了被保护者这个角色，把能推的事情全部推掉，只想着每天过上慵懒的生活。除此之外，我还非常内向，朋友并不是很多，班上相处比较的同学总是维持在两个到三个，但也只是相处比较好，到不了朋友这个阶段，和我现在这个话痨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。

初中

考入初中之后，我还是继续着有一天过一天的生活，在班里默默无闻地度过了一年。在小学里我发现话多的同学比较受欢迎，我也想受欢迎，所以我也在这一年里试图主动和其他同学搭话，交朋友。虽然改变的成果很难量化，但熟络的同学的确多了不少，也算是一个不错的开端。我在这段时期还喜欢上了班里的一个妹子a，但是脸皮实在薄，搭个话都很艰难，所以除了在角落里看看之外，演点内心戏之外，好像也没有什么行动。

初二的时候母亲患上了急性胰腺炎，医院发了病危通知。好在母亲还是挺过来了，除了不能大量摄入蛋白质外，也没有留下什么特别严重的影响。但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地意识到，父母可能下一秒就离我而去，我注定只能凭借自己的努力获得想要的东西。在这之后，我开始真正地努力学习，而初中内容又挺简单的，我没用多久就进了前十，这也算是让我第一次尝到为自己努力的甜头。在为人处世方面我也改变了更多，最主要的也许就是开始和妹子a套近乎，增加好感。虽然告白的时候被拒了，还被告知她和学长好上了，感觉自己傻得飞起。但还是很庆幸自己能做到这一步，毕竟按照自己的想法行动，并将自己的感受告诉对方可比一个人躲在角落里演内心戏强太多。

基于以上原因，有了问题我会优先考虑自己解决，解决不了的找那几个靠谱的朋友出出主意，最后才向父母求助。这直接导致我和父母的交流明显变少，我们之间的关系也明显变淡了许多。和我关系比较要好的朋友都是在足球队里认识的，虽然平日生活里时不时会出现一些小矛盾，但没有什么是踢一场足球不能解决的，所以也没有遇到什么大波折。总体来说，我整个初中真的可以算是顺风顺水，做出了一些努力，让自己朝着内心所希望的方向改变。

高中

我中考之前状态还行，挺容易地就考上了市里的高中。进入了高中，我并没有因为要适应新环境而紧张，也没有因为要认识新同学而苦恼。正相反，我当时的想法是，我终于可以脱离初中同学的认识，用全新的方式去认识新人，非常期待。由于高中是寄宿制，而我高一时的室友都很话多，我也就不知不觉地学会了一堆聊天时用的屁话，话痨属性正式形成。在分文理科之前，我凭借话痨属性几乎和班里的所有同学都能做到谈笑风生，大家也都挺喜欢这个话多的黑哥哥。在高一即将结束的时候，我居然真的因为一次转角碰撞，而喜欢上了隔壁班的一个妹子b，但因为平时也没有什么交集，所以也就仅限于借借课本，食堂偶遇之类的日常互动。

分出文理之后，换了一次寝室，新室友风格迥异，有安静读书的美男子，也有整天笑嘻嘻看漫画的肥宅。我和新室友B聊得非常投机，很快就交上了朋友。室友B非常热衷于读书，而且涉猎非常广，从余华到伏见司都有阅读。如果让我在《普林斯顿微积分读本》和《平凡的世界》之间做选择，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，所以我挺佩服室友B那样什么书都能读进去的人。但是，当我和他一起给女生b过生日时，朋友间的关系变得微妙了起来。

就如狗血情感剧一般，我发现他貌似也对女生b也有好感，而女生b也应该同时察觉到了这件事。刚开始我还和室友B悄悄较劲，但我发现每次我们表示好感的时候女生b都会表现得很尴尬，事情并没有按照任何一个人所计划地发展。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，所以我在某天晚上把他悄悄叫到阳台交换了一下各自的观点。比较之后感觉我及时退出比较好，